

吴 祖 光 之 卷

吴

第三辑

当代杂文选粹

当代杂文选粹(第三辑)

吴祖光之卷

责任编辑：弘 征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1988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87×960 1/32 印张：5 插页：2

字数：81,000 印数：1—3,650

ISBN 7—5404—0348—9

I·276 定价：1.60元

出版者前言

一、杂文，在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在思想、文化史上都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它是一种重要的文学体裁，读者面很广泛，能起到其他文艺形式及政治、经济、法律、道德、哲学等方面的论著所起不到的作用。为了继承和发扬我国杂文创作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作出应有的贡献，也为了检阅和保存建国以来比较优秀的杂文创作，本社特出版《当代杂文选粹》丛书。

二、本丛书选取当代有影响的杂文作家有代表性的作品，每人一本，每本一般自五六万字至七八万字。由作者提供自建国以来全部主要的杂文创作并自选篇目，再由本社约请严秀、牧惠二同志担任主编。在编选时，本社及两位主编尽可能尊重本人意见。

三、本丛书以十种为一辑，每辑十人，除个别老前辈外，排名均以姓氏笔划为序；分辑则以收到稿件先后为主，也适当考虑每辑中作者地域的广泛性。

四、凡近年来已出版过比较全面的杂文集或选

集而此后又较少有新作问世的作家，为避免完全重复，本丛书均未列入。本社为此甚感抱歉，敬希作者、读者谅解。

五、本丛书在酝酿计划、编辑出版过程中，承广大读者、作家和文艺、新闻单位的支持、协助，尤以两位主编殚精竭虑，卓著辛劳，使它得以顺利问世，谨此并致谢忱。

湖南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七月

目 录

出版者前言	I
替那位好心的老太太抱屈	1
将军失手掉了枪	5
闻鞞鼓而思将帅 ——北昆演出随想	9
相府门前七品官	15
“何以至今心愈小，只因以往事皆非” ——记陈洪绶七言联	19
“座中泣下谁最多？” ——看吉剧演出感想	24
万里长城断想	32
不要仗势欺人 ——说说京剧《三打陶三春》的社会意义	38
看《海瑞罢官》	45
三十年书怀	48
“蛻”辨 ——读报偶记	55
欧陆风情	58

哭赵丹	106
论昼寝	109
高尚的白杨树	111
爱惜钞票	113
洗衣记	116
“右”辨	118
梦里常州	124
虎豹别墅与琉璃厂	126
实现“双百”方针有点希望了	130
“哲人其萎”	
——怀念绉弩	136
理当取消戏剧审查制度	142
观赵青舞蹈作品晚会三绝句(并记)	150
编者后记	153

替那位好心的老太太抱屈

在一个食品店里买点糖果，见两位六十岁上下的老太太为了点小事情争了起来。

并不是争吵，看来他们两位老人家还是很要好的，正是因为很好，所以就发生这样一件小纠纷。

一位老太太买了一罐辣椒酱，另一位老太太在旁边说了一句：“这辣椒酱很不错。”于是头一位老太太就对营业员说：“我要买两罐。”付清了钱，把一罐往第二位老太太手里一塞，说：“咱们一人一罐。”

争执就开始了。第二位老太太无论如何也不肯接受这罐辣椒酱，两人推来推去，脸都红了。送辣椒酱的人显然很狼狈，甚至有点恼了；因为第二位老太太态度非常坚决，决不肯收；一定要收的话，就要付钱。主要原因是“送礼是旧社会的事，解放了的年头那有送礼的！”

虽然送辣椒酱的老太太再三声明：“这那能算什么礼？”可是第二位老太太原则性这样的强：决不能接受那怕是一星半点的“不劳而获”的东西，决不能犯这样的错误。

对方的理由是充分的，义正辞严，无可辩驳。

大概真是怕犯错误，所以送辣椒酱的老太太终于屈服了。

第二位老太太这样的坚持原则不是没有理由的，这也是新的生活经验给她的教育。因为就在不久以前，一个机关做干部的女同志牢骚满腹的向我说过这样一件事情：她说她在两年前曾经把做了很久、但是穿着很不合适的一条裤子送给了一位女同事，原因是那位女同事穿了正合身。事情过了很久了，可是在一次生活检讨会上，忽然那位接受礼物的同志对她提出很尖锐的意见：“××在两年前送给我一条裤子。现在你说说，你对我有什么企图！有什么作用！”

于是在座的很多人也都起来喊：“说！说！……”

“有什么可说的呢？”她气得要哭出来。“早知道这样，我把裤子撕了，也不送给她！”

我们曾在“三反”、“五反”的时候揭露过一些贪污、受贿和一些由于接受小恩小惠而发展为危害国家的事例。但是这些事例和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交往，显然不该混为一谈的。

我们中国人是最富于感情的，中国人民好客是全世界有名的。亲爱的朋友互相表达感情的最好方法，就是赠送礼物，我们古代最早的诗集——《诗经》里脍炙人口的木瓜篇：

“投我以木瓜，
报之以琼琚；
匪报也，
永以为好也。
……………”

这首十二行短诗从两千五百年以前传到今天，一直充盈着美丽感人的友情的光芒。假如说在过去悠长的黑暗的反动统治时代，我们曾经由于温暖的友情而得到安慰，而得到在险恶的环境之下生活、斗争下去的力量；接到远方的亲人一般的朋友“千里送鹅毛”而感到“礼轻人情重”，因而感到幸福和喜悦的话；为什么今天的一瓶辣酱，一条裤子便会变成犯错误、作检讨的根源呢？

何况事情并不是这样的。建国后这些年来，我们的国家和别的许多国家的往来还日渐频繁起来。我们的国家和别的许多国家经常进行报聘访问，我们总是把我们出产的最精美的工艺品送给我们的友好国家，我们也经常接受友好国家的礼物；谁都可以在北京故宫博物馆和其他城市的特辟的礼品展览室里看到这些情谊深长的礼物。

我们的国家是可爱的，我们的生活是可爱的，我们自古相传的许多风俗习惯也是可爱的。新的中国人民的生活要比过去更加可爱起来，但是由于有

些人对于一些“运动”，一些“政策”，一些“制度”，“事件”……作了机械和庸俗的理解；使得有许多人得了神经衰弱的毛病，使人与人之间戒备森严，使“解放”变成了“无情”的代名词，那显然不是革命的目的。

我至今替那位好心的老太太抱屈。她多买了一罐辣椒酱本应当得到一些感激和微笑，结果反而是一场无趣，真是好心不得好报。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三日

将军失手掉了枪

不久以前我在一家剧场里看京戏，演员是一个戏曲学校的青年学生，演的长靠武生戏《三江越虎城》。演员的年纪也就十几岁，长得很好看，很英俊，虽然年幼，已有大将威风；只是在开打的时候，手里的长枪两次落在地上。二十年前我看过一些老科班学生们的演出，可就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事情。

应该说，一个演员能够上台表演，从容不迫，不荒腔走板，不出错，不失手，是很不容易的。作为演员可不简单，台下看戏的人简直难以体会台上唱戏的人负担会有多重；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假如功夫不到家，上了台就会丢丑，换句话说，也就是还没有上台的资格。

解放以后，我听过一些老艺人讲述旧时学戏的情况。譬如盖叫天先生就强调过学戏就得挨打，不打学不出来，过去学戏就有一个名词叫“打戏”。也听过一位唱武旦的演员说，挨打有时是一种手段，比方说这儿有三张桌子，非让跳过去不可，那一看就知道是跳不过去；可是老师手里拿着一根鞭子，说：“要打了！要打了！”咬咬牙，一狠心，就窜过去

了。另外一位著名的花脸演员也说过：“小时候可真没有少挨打，当时对这样严厉的师父简直是非常仇恨的。可是今天坐下来想一想就得感谢师父这种严格的训练，不是这样的严格哪儿学来一身本事！”他又说：“挨打挨得多的一般还都是老师认为的可造之材。假如真是没有希望的学生，老师知道打也没有用，根本也就挨不上打了。”

一位在戏曲学校教武戏的教师对我说：现在教戏真难。打当然是不行的，不要说新社会的法律和道德不允许，我们今天从良心上就不允许把过去受过的苦处再加在学生们的身上。可是这样就难以要求学生的基本功夫达到我们从前的水平了。今天的学生不要说打，有时候批评重了一些，孩子都受不了，练着功的时候就哭了。这怎么还练得好！

这不是说我们今天还有人要开倒车，要用体罚作为训练孩子的方法。但是至少事实证明，今天的年青一代的演员的基本功夫是很差的，这不仅指的腰腿武功，还包括演唱方面的功夫。

至少可以这样说：在废止了打骂之后，我们还没有找到另一种足以代替打骂的严格教育方式。这还是今天负责戏曲教育工作的同志们的重大的课题。

就我上面提到的年青武生把枪两次脱手的例子，当时在剧场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观众的反应。

演员第一次枪落在地上了，观众没有作声；有一两个人笑了，但是笑声中毫无恶意，甚至于象是一种抱歉和安慰。意思是说：“好孩子，没有关系，捡起来吧。”第二次枪又掉了，观众的神情还是说：“还是没有关系，再捡起来吧。”演到终场，没有再出新的乱子，观众热烈鼓掌，演员再三谢幕。那时观众的意思就更明白了，是说：“好孩子！真有出息！枪才掉了两次，真不容易！好极了！好极了！”

这样可爱的宽大的观众只有解放后的新社会才有。假如是从前，早就哄堂叫起倒彩来了。甚至于一部分缺德的观众可能把水果皮、茶碗砍到台上去了。而教戏的师父也早等在台帘后面，等犯了错的孩子一下场，大耳括子早就打过来了。但这一次我虽然没在后台，也能想到孩子是受不了什么委屈的，至少他可以说：“我谢了多少次幕。”

观众对孩子，在感情上是始终鼓励的。

前面说过，这样的观众只有解放后的新社会才有，是使人感动的现象。但是肯定说，这样的现象并不好。它会使我们的水平倒退，质量降低，而且造成了是非不分的状态；助长了还在学习期间的孩子们过早地骄傲自满，杜绝了孩子们要求上进的道路。

宽宏大量也是今天的一种社会风气。尽管这种风气有它很好的一面，但是我相信这种风气不会长

此下去。假如永远这样，观众以后就会逐渐发现，你们会看不到好戏了。这不能怪别人，因为你们连错误也嘉奖。

真正的道理是：你有了上台的资格才能上台。你上了台就得对台下的观众负责。观众有一切的权利不饶恕你在台上以任何理由所犯下的过失。

我举的是台上演戏的例子，其实任何事情都可以这样理解。倒是对台上演戏的孩子作了很大的原谅还是在人情之内的，可是别的事情很难、也不应该援例了。

我们的工作真应该好好地干才行了。当人们发现溺爱是一种犯罪的时候，他们就要把台上不称职的角色插下去了。

一九五七年二月

闻鼙鼓而思将帅

——北昆演出随感

我不大明白，是不是由于“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的《十五贯》演出的发展，去年年末在上海举行了一次昆剧观摩演出。我没有得到这份好运气去上海看戏，但从报纸上的报导和广告看来，已经能够感到整个昆曲界那种旱极而雨，绝处逢生的喜洋洋的气氛。昆曲的好演员好象是都参加了这次演出，北方昆曲硕果仅存的老艺人韩世昌、白云生、侯永奎、侯玉山、马祥麟等也得以组织了一个“北方昆剧代表团”参加了这次会演。并且在回到北京之后也举行了演出。

我还是在北京做学生的时候看过他们的演出的。解放以后，他们似乎演过有数的几场戏之后，这些老先生们不知怎地“基本上”脱离了舞台了。偶尔看见韩先生和白先生，那只是在剧场看别人演戏或是开会讨论别人演出的时候。韩先生较少讲话，白先生谈到某些演员的表演时是常能给听众以很好的启发的。但是我相信绝大多数的人都快忘记或是根本不知道他们这些老人家曾经是，而且现在还是

了不起的大演员；用现代时髦的语言，就是“表演大师”更恰当些。

在北昆代表团的几场演出里，大师们的惊才绝艺大大地震动了到场观剧的人们。用他们极其卓越的歌唱、说白、舞蹈、表演所塑造出来的人物，和同样用表演所烘染出来的环境气氛，在舞台上达到了这般无可企及的境界：在《拾画叫画》里，一往情深的柳梦梅被白云生先生演活了。他一个人独自在舞台上将近一小时的时间里，让剧中人的脉搏和全场观众共同跳动；他的高度演技表露出书生柳梦梅的一片痴情，真能把年轻姑娘的心肠融化。谁也难以想象：年已六旬的韩世昌先生扮演的“学舌”的胖姑是这样天真活泼，逗人喜欢，而又流露着北方特有的纯朴的田园气息。马祥麟先生表演的《昭君出塞》，马到边关，长嘶不前；马夫回答昭君的问话说：“南马不向北……”这时作为庸主误国的牺牲品的昭君，演员表演出来的深闺弱女飘零异域的凄凉悲苦，是教人感动泪下的。六十四岁的侯玉山先生扮演的《钟馗嫁妹》，他的每一个舞蹈身段都是一座古代雕塑，把钟馗进士的“奇丑”在这里化为无比的妩媚；破伞、孤灯、围绕不离左右的五个小鬼，在舞台上给我们看到的就是一幅幅古色斑斓的名画。

不知是从什么时候起，在我们的戏曲舞台上久矣乎不看见大将了。二十年前京剧演员杨小楼和尚

和玉叱咤风云的英雄气概，到现在也是不能教人忘记的。因此，多少年来我一直想再能看到著名的昆曲武生，在皮黄方面又曾经得到过尚和玉先生真传的侯永奎先生的表演，到今天真看到了。听听那“夜奔”的林冲还没有出场，在幕后的一声：“啊——哈”；再看他念到：“丈夫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的悲怆激愤的神情。他的精能的武功凝聚而成的难以形容的美丽的身段功架，他的浑厚高亢的歌声……看在眼里，听在耳里，处处都是惊心动魄的。他扮演“刀会”的关公，坐在船头纵览浩瀚的江景，告诉持刀随侍的周仓（侯玉山饰）：“这不是水，这是二十年前流不尽的英雄血……”在这刹那之间，演员在舞台上展示给观众的是：大江东去，巨浪千叠；如此山川，如此豪杰……

侯永奎先生今年还只有四十四岁，正在壮年。但是无论怎样说，这几位“不世”的演员，这多年无辜的“埋没”，应该是最光辉的时代，但生生被赶出了舞台，却是再也不能挽回的损失了。这给我们的古典戏曲艺术造成了多大的遗憾，减去了多少颜色！

作为观众，真是感激领导的英明，这回让他们恢复了他们应有的“演员”身分。下一步应该是让他们经常和观众见面，再也不要和观众分开了。

说起舞台上不见大将，事实还不止此。“北昆”演出的两晚我都看见著名的武生李少春先生在台下凝